

黃魯逸故事

(上)

暨洋客



因爲寫珠璣幻境
來歷，須找到報界
前輩黃魯逸先生的故
事，一鱗半爪都值得
我們珍視，最具體的
，願算二十年前的他的好

友李大醒先生所寫的「黃魯逸傳贊」了，其中雖然不免有過於讚揚的地方，但是，在這裏面，我們可以曉得黃魯逸一生的大概，讓我把這篇文章介紹在下面：

君諱復生，號魯逸，粵之南海九江人。其先世遷順德之龍山。君即生於龍山。兩柳門，父玩溪，業商。君七齡，玩溪公娶以居澳門，蓋舉家遷澳矣。君岐嶷，讀書觀大畧，不爲章句學，所作文，每獨標新義，不尋細墨，屢試不能得一衿，退而歌習謠，嗜招子庸所作粵謳，別有神會。母鄧氏，畧解文字，居恒喜讀韻舟歌兩首，君事母至孝，常依膝下，講解而詠歎之，讀至哀感頑艷處，低徊往復，間或混隨聲至，其天性然也。君精於歌謠，半由性近，半由謳歌悅母所至，後之

讀者，可於文字中見其性行焉。年廿五，丁外艱，奔走瀕溘，數年不得志，曾白述願沛流離及不受人憐狀，聞者爲之動色。返粵後，入世界公益報社，其時清政不綱，外侮日迫，海內外豪傑，知非顛覆清社不足以救亡，君寓於國家思想種族觀念，遂以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故事，以粵語排作班本南音，人人讀而悲憤，沛然生其革命之決心，其功固不在正言莊論下也。予獲交君即在此時，初，世界公益報之總編輯爲鄧君貫一，鄧因事去職，君以連帶關係，亦辭，予承其乏，本與君不識面，旋以君所撰歌謠，沉浸濃郁，曲折幽深，其善于感人，實曠世無兩，遂言於該社主幹，謂必復君職，始肯就，否則吾仍去耳。其後君由澳返，彼此覲面，尙互問姓名也。自是吾任該報總編輯，君任諸部。歲年，復辦廣東報，吾亦與君兩兼之。是時港中提倡革命之報館，乃鼎足而三（先有中國報），吾道爲不孤矣。

廿七、七、十八



君賦性恬淡，不慕榮利，舊時貧交者，一旦居顯秩，厚賜者，君即避之若浼，敝衣蔬食晏如也。君嗜杯中

物，惟少見其洪醉，往往與之所至，即與不級社會席地痛飲，飲畢狂歌，胡從展沽遊，夕拉卒飲，古來名士偶一爲之，若君則數數爲之，於素抱坭盤軒昂，雖王侯之

概，而實行平民主義之急先鋒者歟！人皆謂其玩世不恭，然而與物無爭，與世無競，終身未嘗結怨於人，則又介而和，其能苟全性命於亂世，良有以也。光復以後，露結界爲仕官終南藉者，吾見亦夥矣。經人海涉海所鼓盪，汨沒本性，必先相率，牛前則貴，歿則已焉，其於君又何如也。君歿

，實無以爲驗，然輓章之多，變與現世偉人相埒，甚或過之，一時朋舊且爲之開治悼會，設治喪處，優界演劇籌款，爲君身後謀贍養之資，以一介平民而得此，古未有者也。嗚呼，世變方亟，人慾橫流，勢將變爲獸性，赤怖雖起於君死之後，而久已潛伏於無形中，憂世之士，特借一處士爲

黃魯逸故事

廿七(下)

世於惜，非偶然也。君死二年，其猶子雲燦君有遺著之刻，恐後之讀君遺著者未知君之生平也，特來索傳於予，予不文，不足以傳君，惟予於君未死時，曾在朋儕席中，彼此諸虐，先有成約，予謂君曰：我先死，君當爲我以祭我，君先死，則我爲君立傳。君笑而許之。噫，曾幾何時，君竟撒手

聖洋客

見筆漁父，孔子曰：不曰堅乎隱

而不礪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，即不礙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也，爲伯夷可也，爲柳下惠亦可也，百年一瞬，遊戲人間，彌指光陰，何爲白舌，然而立身行己，自有本末，金錢何物，祿利何物，舉不足以相污，而雷道德破產廉耻滑防之餘，而能卓然有以自異，獨行之傳，微斯其人誰與歸是殆足以屬世而塵鈍者耶？民國十七年四月。

人天，一頃不視，回首前塵，能無浩歎！故我不敢以不文負死友，斯傳之作，踐宿詳也。噫，我不負君，而君負我，我死更無筆讀以祭者矣，悲夫！君娶黎氏，無子，先君卒，續娶生一子，曰雲湛，又得背後兒後三月生，曰雲澤。君享年五十六，瘞厝於香港之雞籠環，贊曰：屈原不能以皓皓之白，蒙世俗之塵埃，

黃魯逸故事

(中) 驚洋客



如是三年。革命氣已遍佈南服，然祇謂吾國文字，鼓吹，僅散播革命種子，謂其收獲，必非及身而見也。何期辛亥一呼，風起雲湧，不數月而屋清社，此固全仗實行家百折不回之力，非空論者所敢居功。今特回憶所及，偶於篇耳。當廣東光復時，偉人志士，咸首企踵我，咸集於諮議局，君一日猝過，我，謂我曰：子其仕乎？在此時矣！予笑曰：予少無宦情，終交如若，寧不知我，胡以此言相問？君反詰之曰：汝又何如？則應曰：介之推何人也？

余不答，各默會於無言而退。君退時，余復語之曰：吾國盡力國家，盡力社會，隨時隨地皆可能，不必爲官也，君領之。自是吾始終埋首斷網報紙堆中，而君則已長逝矣。吾之與君交也，始於公益報爲同事，及君之逝也，亦於華僑報爲同事，一始一終，殆莫或使之若成使之者歟？民元前十年，余民澳，君一日謂余曰：文字感人，猶非至者，吾久有改良戲劇之志，擬創辦優天社，肯附名爲發起人乎？予曰：可。即世俗所謂志士班也。君編新劇成，遂開幕，開演之第一日，鳴召名流參觀，應座拍掌，喝采聲如雷，君勃然不樂，旋下

淚，予訝其止倫，疑有神經病，詰之，君曰：公等喝采，此壯閉歇矣！衆益不解，則又曰：吾之劇，非以娛公等，公等以爲不可者，則可者必多，今公等以爲可，恐人人皆以爲不可，不時改良無效，而吾之營業敗矣。味其言，驚傷社會知識程度之低下也。爾後果如其言，而君不悔，必欲戰勝惡社會而後已，遂易名傷天影，以社亡而僅留其影也。後此屢仆屢起，傷天影卒與君爲存亡，君抱改良戲劇之盛心而終不能達完滿之願，實不良之環境有以迫之然生徒散人各班者，有時亦知改革舊習一二。且其所編之曲本及唱法，至今多爲伶人所效法所稱羨，則所謂留其影非歟！